



藏汉交融中的古代汉医考述

■ 罗勇

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在藏汉交融的历史长河中，是何人初见于史？在藏族医学的发展过程中，又有哪些汉族医生不辞辛劳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把仁心仁术洒在高原，我们有必要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进行挖掘和梳理，让他们穿越历史，走进现实——

青藏高原第一位汉医

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能称得上“第一”者，必定又古又老且名望了得。据《古代汉藏文化联系》记载，传说李德医师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有名的

六大嗣承人之一，是与吐蕃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同时代的人。是迄今苯教寺庙史第一次记录的、进入青藏高原腹地的第一位汉族人。《阿坝州志》记载：“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寺院雍仲拉顶寺的寺史说，嘉

余人次，教育引导全体党员进一步认清反分裂斗争形势和肩负的使命职责，切实把加强民族团结、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责任牢牢巩固在全体党员心中。

一张考卷促学习。拉多乡坚持分类施教，针对不同党员实行不同教育方式。如机关党支部自主命题，开展政治纪律教育测试，测试内容涵盖《党章》《宪法》《监察法》“两准则四条例

一规则”等，为确保测试取得实效，采取了“四个必须”的措施，即在家党员必须集中进行测试、不在家党员和测试不及格党员必须参加补测、测试结果必须进行公示、测试三次仍然不及格的党员必须进行通报，截止目前，机关党支部45名党员全部完成政治纪律教育测试，没有一人不及格，真正达到了以测促学的目的。

一轮督导保落实。为确保

加强政治纪律教育不偏轨道、不走过场，拉多乡成立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督导检查小组，制定考核指标、台账，对各党支部开展加强政治纪律教育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导检查，截至目前，累计出动干部30余人次，发现共性问题9项，个性问题1项，现已全部整改到位。（作者单位：林芝市朗县拉多乡党群办）

责任编辑：孙娟

绒地方苯教祖师之一的德吉美尔多墨,约在公元八世纪,在金川墨尔乡山西南的巴尔亚皓的上部地方,像狮子张口状的岩石下面,掘出汉族苯教译师李德医师秘藏的苯教经典全部。”

辛饶米沃且是苯教的创始人,出生于象雄俄莫隆仁(今扎达县)。他在苯教中的地位如同释迦牟尼于佛教。《西藏王统记》记载:“苯教盛于聂赤赞普,衰于止贡赞普”“止贡赞普之时,始传入雍仲苯教。”所谓雍仲苯教,即由辛饶米沃且在象雄创立之苯教。止贡赞普之后为布德贡杰,依此推论,李德医师应为东汉时期的人。

象雄接邻中亚、南亚,商贸交换频繁,据考古资料表明,商、周时期,中原地方的青铜和丝、麻织品就通过蒙古草原输送到中亚。近年来,在那仓和萨嘎出土的三枚青铜箭簇和在日土出土的袜套就是明证。所以,李德医师与来自象雄的辛饶米沃且有过往来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另外,据近年在浪卡子县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座2000年前贵族墓葬中,发现了丝织品等随葬品,表明“七赤天王”之时,雅砻部就与内地就有文化联系。《藏汉大辞典》止贡赞普条的释意中说:“汉地的铠甲亦在此时由马尔康传入西藏。”

除了医师李德外,还有一位汉族女性不得不提,她的名字叫“价莫价江”。据《贤者喜宴——吐蕃史译注》记载:(达日年塞)是一先天盲人,(赞普与王妃)对此子(达日年塞)说道:“如果没有眼睛或绝嗣,那么苏毗地区有一苯教徒之妻,名价莫价江,可从她那里将我儿松日仁布唤来,以使其承续王位。”《汉藏文书》中也有明确记载。

另根据《隋书》记载:隋开皇六年(586年),苏毗部落遣使与隋朝通好。“价莫价江”应是藏汉交流史上有名字记载的第一位汉族女性,说明当时苏毗民众与汉地民众已有交往。

“隋大业四年(606年)(西藏高原)附国部落遣使与隋朝通好。”第三十一代赞普囊日松赞(601-629)(松赞干布之父),“其时,自汉地

取得历算和医药。”唐书载,贞观五年(631年),大羊同(即象雄)曾遣使与唐朝通好。从东汉到隋唐,从医师李德到价莫价江,藏汉古先民往来密切,昭昭历史,清晰可见。

松赞干布的汉族御医

吐蕃赞普何时始有御医?拉妥妥日年赞,即吐蕃第二十六代赞普。史载拉妥妥日年赞时,雅砻部的医药兴起,赞普身边就有两名医生,负责赞普的医疗保健,传说赞普活到了120岁。

吐蕃医学的大发展,应始于松赞干布时期。公元641年,文成公主进藏,携带了大量典籍,包括治404种病的医方100种,诊断法5种,医疗器械6种,医学论著4种。晚期藏史也记载,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医学物品有:“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、医疗法一百种、诊断法五种、医疗器械六件、配药法四部”。

松赞干布为了引进先进医药知识,又从印度(天竺)邀请大医师拔热达泽,从汉地邀请大医师韩文海(音译),从大食(阿拉伯帝国)邀请大医师卡列诺。他们以各自学派的许多著作为蓝本,联合编著一部七卷的医书《无畏的武器》。

《无畏的武器》藏名《门杰吉村恰》,是以中医为主兼收大食和印度医学的一部医著。据载《无畏的武器》著成后,在当时影响很大,松赞干布命令全藏医生必须要学好这部书,并为此颁布了12条优待令,要求人们对医生要尊敬,他本人将医生尊称为措奇。当时行医的医生如果不通晓这三位医师的医药论著,就不能算是高明的医生。由于韩文海等著书有功,受到赞普的奖赏,并分别赠封为邦君、大仙人和首位摄政,以示赞誉,其中韩文海被誉为土地之神。后来,韩文海做了吐蕃的宫庭御医,为赞普和王室治病。

韩文海是何许人也?“汉地医生是韩文海(藏名享翁杭德),他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时期在吐蕃的汉地名医,他之进藏,据藏籍记载,是为给赞普治病而被邀请去的。”“事实上,根据其中有一

章论述吐蕃医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古史著记载，在松赞干布的唐朝妻子文成公主时代（公元7世纪），吐蕃曾邀请过一位印度医生金刚幢、一位唐朝医生Heh-weng hang-de、一位大食（阿拉伯帝国）的拂林医生噶列俄（Gale-nos）赴藏”。

“松赞干布邀请印度、大食和内地的医生到吐蕃，传授医学技术，印度医师名叫拔热达泽，内地医师叫韩文海（即轩辕黄帝），大食医师为卡列诺（即盖伦），他们分别著有《诸虫茧及鲜酥油药方》《汉地杂病治疗》和《头痛预防及雄鸡、孔雀、鸚鵡三者的外治法》。上述三个人名并非实指，韩文海即轩辕黄帝，代表汉地医学，拔热达泽是古印度传说中的名医，盖伦则是罗马医师，这里只表明曾有上述三地医师应邀入蕃而已。”

随公文成主入藏的还有25位宫女及600名侍者，随行的还有内地医师。据《贤者喜宴》载：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《医学大全》，也称《汉公主大医典》，后由唐朝僧人玛哈德瓦、达玛果喀等译成了藏文。该书把中医的阴阳表里、虚湿寒热、营卫气血、五脏六腑学说和中医的望、闻、问、切诊断方法吸收和融入藏医。有研究者认为，该书应是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的藏文译本。由于“Heh-weng hang-de”泛指汉地医生，后来自然就演化为汉医学的代名词。

“当时还非常盛行‘三大医派’。如《文殊心之补注》所载：‘天竺汉地上部藏，三大医派大菩提。’其‘三大医派’指印度、汉地及上部藏区的医疗法。松赞干布为了后续有人、发扬光大，精选一部分藏家子弟，不分姓氏等级，只要愿意行医者，特颁谕书，尊医生为‘济世太医’，这表明吐蕃王室阶层对医生的肯定。”

另外，松赞干布还下令：在吸收以上三大医学理论精华的基础上，传授弟子、培养医学人才。只要学成医生，不论出身贵贱，一律准予行医，一律赐与“措奇”称号。并视其医术的高低分为12个等级给予赏赐（其中大赏分为九级、小赏分为三级）。

另外，对于掌握三种医学流派、医术高明的医生，赞普就赐给“措其曼巴”的特殊称号，以示对其高超医术的表彰。

吐蕃“四方九名医”中的汉医

金城公主入藏，唐朝内地医学再一次大规模传入，并影响了吐蕃医学的发展进程。赤松德赞时吐蕃医学步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。据说，《月王药诊》一书即是金城公主携往吐蕃医书中的一种。赤松德赞时期，该书由汉族和尚玛哈金达、贾珠噶堪和吐蕃人琼波孜孜、琼波党楚、觉拉门瓦五人译为藏文。此外，还有汉地《珍宝七十品甲》等25部医学著作在汉藏医生的合作下被译成藏文。

赤松德赞时期，吐蕃王室迎请汉地、突厥、大食、泥婆罗、天竺、加湿弥逻等地九名医生到吐蕃传医，被称为“四方九名医”。

那么“四方九名医”具体指哪些人？他们是：

“印度医师辛达噶巴，汉地医师东松康瓦、玛哈德瓦、达磨崩达，尼泊尔医师达那锡拉，克什米尔医师昆帕扎，粟特医师那拉先蒂巴，朵尔波医师觉玛如孜，突厥医师僧格斡坚沛切，冲木的医师赞巴锡拉赫。”在这些人中，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医师占了三位，人数最多，其中东松康瓦影响最大。

据陈庆英主编的《西藏通史》载：汉族医生东松康瓦等3人。他们为吐蕃翻译了十部汉地医著：《验毒火焰轮》《大小（病）辨证》《杂病特诊》《肢体无垢宝》《手示五宝库》《洞察体腔内脏幻化汉镜》及《妙吉祥菩萨所传配药蔓》等。东松康瓦还将所著《医治中风生命轮》等传授给老宇妥，而老宇妥所编著的《四部医典》被认为与中原医学的影响紧密相关，或者是受到汉地医书《月王药诊》的影响而编著完成的。因此之故，其中大量借用中原医学术语，诸如切脉时的“寸”“关”“尺”等。而“火（灸）与脉（络）（之学）则出自汉地”。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中，也可见到“分”“寸”“汤”以及“藿香”“芍药”“丁香”“通草”“当归”及“菝麦”等汉语借词。

《西藏简史》记载：赤松德赞时，曾迎请汉、突厥、大食、泥婆罗、天竺、迦湿弥罗名医共九人来吐蕃传医，其中汉族医生有东松康瓦等3人，他们被称为“四方九名医”。“迎请四方名医和培养吐蕃医生使吐蕃医学迅速改观，这时吐蕃地区名医57人，有两位最著名，其一是被誉为‘诸圣医之首’的汉族医生东松康瓦，另一名医则是吐蕃最盛名的医生老宇妥云丹贡布。”《吐蕃史稿》记载：“其中东松康瓦居九圣医之首，被赐封地。”

在《历代藏族名人传中》载有宇妥与东松康瓦的内容：“他（老宇妥云丹贡布）特别推崇当时的汉族名医东松康瓦。一次在答辩中，当东松康瓦问他会不会治疗半身不遂和鸡、狗毒病时，宇妥毫不掩饰，明确回答不会，并诚恳地拜他为师，向他求教。东松康瓦见他态度诚恳，治学认真，为其精神所感动，将自己所著之《医治中风生命论》《医治犬（病）七首论》《医治鸡（病）标志论》等3部医书赠送给他。”

另外，相关的记载还有：“最著名的汉地医生叫东松康瓦。他应邀两次入蕃，在吐蕃娶妻传嗣，世代行医。赤松德赞将藏南之约兑赐给他作封地。”“东松康瓦应邀两次入蕃，把一生精力献给了吐蕃人民。他在吐蕃娶妻传嗣，世代行医，并和三位汉地医生一起将汉地大约十种医学著作译成藏文，赤松德赞将藏南之约兑赐给东松康瓦做为封地。”“《医学总纲》，《智者喜筵》十七品。关于东松康瓦的封地，《医学总纲》记做雄与维。”

相关文献中，都有东松康瓦的封地为“约兑”的记载，并有“藏南”方位的指向，但并未指明在何地。而吴健礼所著的《古代汉藏文化联系》却有“雅砻约兑”的记载：“赤松德赞还请汉族医师东松康瓦等三人来藏行医。他们将汉地数十种医书翻译成藏文传播，赤松德赞曾将雅砻约兑地方作为封地赐给东松康瓦，让他在该地娶妻生子，传播医术。”

藏语里，“东松康瓦”是什么意思呢？陈庆英在其所著的《西藏通史》中记载：除了翻译医学典

籍外，赤松德赞从四方迎请了九位名医，东松康瓦还应赞普之邀，第二次入蕃为赞普诊病并在吐蕃传授医学技术，将他的医学论著《四方医理四讲》传给吐蕃，深受爱戴，赞普赐其名“东松康瓦”（名贯四方三千界者）。由此可知，东松康瓦并非人名，而是一个封号。

所谓“北方学派”实际上指“北方寒凉派”，主要针对高寒环境所产生的疾病治疗理论。如果“藏南约兑”所指的是“雅砻约兑”，再结合所“传出北方医学派”的记载，我们大致可以推断，东松康瓦所在的封地应在山南乃东亚堆乡一带。“约兑”有可能为“亚堆”的转音。据《乃东县志》载：“亚”指雅拉香波雪山之下的雅砻河谷，“堆”意为上方、上部，全意为雅拉香布雪山之下的上段雅砻河谷地带。亚堆乡属雅砻悉补野部落的发祥地区，吐蕃时属约如的雅砻贡岱管辖，系才朋氏家族领地。从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、政治环境等综合分析，故而有此推测。

通过对古代藏汉交融中的三位汉族医师历史的挖掘和整理，我们可知：李德医师为公元一世纪（相当于东汉时期）的人，是迄今苯教寺庙史第一次记录了进入西藏高原腹地的第一位汉族人。“价莫价江”为苏毗部落一位苯教师的汉族妻子，是藏汉交流史上有名字记载的第一位汉族女性。松赞干布时的汉族御师韩文海实际上指的不是人名，而是泛指汉地医生，也是汉地医学的代名词；东松康瓦并非人名，而是一个封号，意为：名贯四方三千界者。经推断其封地可能在今山南市乃东区亚堆乡。

（作者单位：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）

责任编辑：孙娟